

## 環華菴中。且安筆硯

民國五十八年，就在張大千完成「長江萬里圖」長卷以後，忍痛離開了他經營多年的「八德園」。那裏的一草一木，一丘一石都曾經花費過他的心血，接受過他的眷愛，一旦離去，心中的黯然神傷溢於言表；但他終於還是帶着徐雯波夫人、公子葆蘿、愛女心聲以及最鍾愛的小孫女綿綿，移居美國西海岸。地點是在舊金山南面的觀光小城——卡彌爾的臨時居所「可以居」。

### 由八德園到可以居

「可以居」比起「八德園」的寬敞與氣魄來，自然是小巫見大巫，簡直不可同日而語。但是附近就是頗負盛名的「十七哩海岸」，怒濤拍岸，岩石奇特，蒼松處處，景色幽美，濱海公路曲曲折折，隨處都有旖旎的風光。

這一帶是美國實業鉅子德茂蒂斯的私產，在一個半島形的土地上，到處都是蒼鬱的林木，如茵的草坪，奇花異卉，珍禽馴鹿；海中有小島，海鷗羣集，白浪滔滔，真不啻是人間仙境，比起「八德園」附近的大自然環境，則不知秀麗明媚若干倍了。

被長補短，使張大千在心理上得到了暫時的平衡，因此才能捨棄「八德園」，而在「可以居」安定了。

下來。

然則他何以輕易的捨棄了「八德園」呢？最重要的因素是因為巴西政府已經承認了中共政權，政治環境比以前複雜了許多。原先萬里投荒，尋找一塊乾淨土地安身的初衷業已幻滅，再也無可留戀了。其次是巴西政府要在摩詰山谷闢建水壩，按照規劃的情形看來，將來「八德園」一帶都屬於積水地區，勢必要被徵收，不如早爲之計。再者，巴西的發展過程並不如原先的想像，就整個世界來看，十幾年過去了，仍然是一個土裏土氣的鄉下地方。藝術是要靠有閒而又有錢的人來捧場的，如果周圍的人都還在爲衣食奔忙的階段，誰能有力暈來「滋養」一個「世界級」的偉大藝術家呢？這也就是當年在大陸上的時候，成名後的藝壇人士都長年會聚在上海、北平等大都市的原因。

說得更明白一點，那就是一個著名的藝術家，必須要有相當的「市場」，巴西地方已經養不起進軍世界藝壇後的張大千了。而且十幾年下來，昔日好友陸續從各地移居美國的不在少數，在美國，張大千享受到的友情溫暖要比巴西多得多；而且他已經年逾七十，身體狀況大不如前，除了早年就有的糖尿病始終未能根治而外，並且又有心臟病、十二指腸潰瘍及膽結石，還有時發時癒的關節病和視力模糊症，這一堆疾病，在美國就醫要比巴西方便又可靠得多，因此他便決心捨棄「八德園」了。

正確的說應該是離開而不是捨棄，因為他搬到美國以後，「八德園」仍然由他的子孫居住，巴西政府闢建水壩的事拖拖拉拉，十幾年以後還沒有眉目呢！而張大千的子女們有的業已在巴西就業，有的在巴西

讀書，有的已經與當地華僑聯姻，自然不能說走就走。實際上張大千的移居美國，不同於先前由香港起程遠赴南美的性質，應該算是打下了基礎，留給子孫們去經營，再度整裝出發，到另一個地方去打天下吧！

## 百年松下埋首作畫

早先張大千曾經兩度遊覽過「十七哩海岸」的美麗風光，譽之謂「人間仙境」，油然而生能够晨昏徜徉該地的想望，因此在他移居之念頭萌生時，第一個考慮的以及最後決定的地點，都是卡彌爾小鎮。

「可以居」是一處普通的房舍，只有五十多坪大小，全家三代人口生活其中，算是他一生住過的最湫隘的居所了。俗話說：「由儉入奢易，由奢入儉難。」住家亦復如是，由居住了十七年的「八德園」中，驟然搬進了狹小的「可以居」來，不習慣的情形當然可以想見；好在卡彌爾一帶氣候溫和，四季如春，常年鮮花爛漫，藍天碧海，彌補了住屋條件的不足，因之也就「可以居」而且「居之安」了。他曾有一首移居卡彌爾詩云：

四山俱是百年松，松下新添一畝宮；

我與青松原舊識，而今却作主人翁。

言下之意還頗為悠然自得呢！由於氣候的適宜，大自然環境的幽美，張大千在「可以居」的生活，過得十分平靜與充實；加上美國進步的醫藥照顧，七十開外的人了，精神反而顯得特別的抖擻。在他那十幾

坪大的客廳兼畫室裏，埋首作畫，一兩年中陸續在美國的洛杉磯美術館、紐約文化中心、聖約翰大學、紐約美術館、波斯頓美術館、卡彌爾美術館、舊金山美術館，以及臺北的故宮博物院和香港大會堂等地舉行展覽，在他離開「可以居」的日子，時常想念起「十七哩海岸」的秀麗風光及家人，家書中曾有附詩云：

可有人來問病翁，可無音問渺飛鴻：

連宵大月涼如水，掛在門前第幾松。

## 萬竹叢中結菴環葦

張大千在這兩年之中舉行的畫展最多，因為他急需要一大筆錢來應付醫病的鉅額開支，而且也汲汲於另覓新居，遷地為良。他的詩友樂恕人到「可以居」去探望他時，曾天天陪着他們伉儷出外看房子，但是地點仍不超過「十七哩海岸」以外。據與張大千有多年深交的樂恕人說，使得張大千必須另覓新居的原因有三大項：

第一、是「可以居」的房舍實在太小，住在巴西「八德園」的子孫們經常前來省親，連睡覺的床位都大成問題，臥房成了通綸，還得在客廳打地鋪。即使像樂恕人這樣的「遠客」兼「稀客」，事先會言明「謹當掃榻以待」，及至前往，也只好招待在卡彌爾的旅社住宿。

第二、是來往美西地區的友好衆多，紛紛前往「可以居」拜會張大千，客廳兼畫室中經常是高朋滿座

，如此一來那有心情及時間靜下來作畫；尤其是較大的畫幅，一會兒捲起來以免佔了空間，一會兒又攤開來畫上幾筆，實在是苦不堪言。

第三、是「可以居」僅是一幢不起眼的普通房舍，小小的前後院，那裏還有廻旋的餘地。張大千一向愛好種竹栽花，此處根本沒有用武之地；縱然外在的天然環境十分幽美，但總不能隨心所欲的增加些什麼，心中不無快快之感。

等到張大千行有餘力，賺够了錢的時候，便積極展開另覓一處風景絕佳的地方，闢園建屋，以改善眼前的居住環境。

終於有志者事竟成，在「十七哩海岸」內找到了一處地方，這是民國六十一年農曆春節甫過的時節，「十七哩海岸」曲折而壯闊，公路兩旁，遠遠近近都是一片花海，他看中的新居地點並不靠近海岸，但是數椽平房周圍盡是茂林修竹叢篁一片，濃蔭垂碧，青翠欲滴，對於久患目疾的張大千，多看一些綠色的景致，對他是有裨益的，於是便毫不猶豫的買了下來，命名為「環華菴」，曾有「移家」詩云：

萬竹叢中結一龕，青氈能守自潭潭；

老依夷市貧非病，久侍蠻姬語亦諳。

得保閒身惟善飯，未除習氣愛清譚；

呼兒且為開蘿逕，新有鄰翁住屋南。

先前在大陸各地，張大千從來不曾親自構築園囿，自從萬里投荒到了南美以後，施展開拓者的精神，把畫面上的構想與創意，適度的轉到實際園林的興建上；眼看著一棵棵的花樹從移植到欣欣向榮，一堆堆的雜草亂石開闢成爲曲徑或堆置成假山，心中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快慰及成就感。經營「八德園」的豐富經驗，使他有理由相信，也能把「環華菴」造成他心目中的天堂。

晚年的張大千對種竹栽花、移石鑿塘十分熱衷，他雖然不一定親自動手，但却非常熱心的拄着竹杖，從早到晚毫無倦態的指點及監督工人們揮汗工作。有人說這便是他的養生之道，他的公子則說他老人家喜歡享受那「過程」。從心理學上來看，那就是一種蓬勃的希望，視線在隨時不同的景物上游移，心情也感受到不同的新奇衝擊，因此也就會有許多昂揚的感受。在「環華菴」粗具規模時，園中杜鵑怒放，他又有一首詩云：

矮結一籠香火冷，貧無長物竹松栽；

念家已破何堪憶，去國寧知竟莫回。

夢裏瀘南思荔子，眼中海外見楊梅；

仙人好事流入泣，九月偏教躑躅開。

「華」就是「華茛」，多生於嶺南，莖高三四尺，葉闊厚而有光，花呈白色，結子長二寸許，青黑類似桑椹，可供藥用。「華門蓬戶」譬喻貧賤者所居也，張大千的「環華菴」便寓有「華門蓬戶」之意。在

毫不起眼的原木色大門上，懸掛着一塊鐫刻着「環華菴」的木牌，右側門柱上有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大家都知道這裏住着一位中華民國的老畫家，不只是來往的客人爲之肅然起敬，連舊金山的嬉皮也會多次以朝聖者的心情，跪在門外要尊他爲「王」呢！

### 嬉皮尊王洋人觀止

嬉皮們欲尊張大千爲「王」，是因爲他們認爲這位東方的老畫家長髯拂胸，長袍飄逸，竹杖芒鞋，來去自如的形貌與風範，頗爲令人嚮往與欣羨。張大千如何會答應他們的要求呢？在氣質與內涵上雙方的差別何止千里萬里！雖然張大千拒絕了嬉皮的要求，但所到之處，一般洋人仍然爲他的神采非凡，氣度雍容所驚服。有一次他在親友的簇擁下，一行七八輛轎車，由「環華菴」出來駛向舊金山，在中華飯店門前下車時，許多洋人跣足而觀，不免有人竊竊私議道：「不曉得這一位白髯飄飄的貴賓，是東方那一國的國王呢？」大風堂的門人聽到了，傲然的答說：「他乃是中國藝術之王啊！」

「環華菴」中大肆經營佈置，除了建屋以外，到處種滿了花果樹木，有些是不惜重金，也不辭辛苦搜購而來的，有些是親友贈送的，有些則是硬着頭皮向人家乞討而來的。嘗有詩云：

有餘地處便栽花，秋月春風總懷家；

最是五亭湖上路，萬竿竹繞兩橋斜。

看來張大千對於「八德園」仍然念念不忘，因此在心態上他要把「環華菴」經營得更為精緻，務必要勝過「八德園」，才好沖淡對它的懷念。他曾多次向人乞討名種花卉及果樹，有一首向留美畫家侯北人「乞海棠」的詩云：

君家庭院好風日，纔到春來百花開；  
想得楊妃新睡起，乞分一棵海棠栽。

在舊金山的四川同鄉中，有一位名叫王天循，重慶人，卜居舊金山北面的「樂谷」，園內文杏成林，令人羨煞；張大千不但向他乞討，而且還想多要幾株，以便將來結實纍纍時，可供兒孫們共嚐同享。有「從天循乞果樹」詩云：

文杏來禽乞幾根，看花更想果堆盆；  
不是老夫貪不厭，分甘又欲到諸孫。

進得「環華菴」的大門，便是一路長廊，兩旁擺着無數姿態樸拙的盆栽，廊外叢松聳翠，花木弄姿。張大千的畫室是一座長方型的建築，約有七八十坪大小，四週簷下几上放置的都是奇石盆花，一張碩大的畫案放在右側，左側便成了來客高談闊論之處。沿着畫室外面的小徑曲折前行，有松林、有梅園、有竹蔭、有花叢、有茅亭、有奇石，到處都充滿着詩情畫意。園內清風陣陣，鳥聲啾啾，凡是到過該地的人，都發出由衷的讚嘆，相信置身其中，不是詩人也會詩興大發，不是畫家也想塗上幾筆，「環華菴」雖然不及

「八德園」遼闊，但錦繡程度實尤有過之。

## 百本梅花一片香雪

美國西部一帶的友好，合資購買了百株名種梅花送給張大千，作為遷居「環華菴」的賀禮。這對一生愛梅如命的張大千來說，比什麼禮物都來得受用。於是關地種植，親加呵護，入冬以後，日日繞行梅林之中，有「梅邊散步」詩云：

獨繞梅花樹下行，拈髭嗅蕊可勝情；

明朝恐有嚴霜落，月在南簷特地明。

在梅花盛開時，東邀友好前來賞梅，梅子黃熟時，煮酒呼朋一同品嚐。張大千一生所寫梅花詩甚多，早年曾經到處踏雪尋梅，此番不出「環華菴」便可欣賞到一片香雪海的奇景，心中狂喜之餘，賦詩寄贈他的宗弟張目寒云：「幾年海國覓生涯，結個茅亭不似家；一事新來堪慰汝，出門一步有梅花。」也曾寄詩給他一向敬重的鄉長張岳公云：「瘦影橫窗雪有痕，花時正好閉柴門；三年海外初成慰，招得孤山處士魂。」有一次在「環華菴」中，深夜於月下賞梅，適逢月蝕，特別寫了一首詩寄給張漢卿云：「攀枝嗅蕊許從容，欲寫橫斜恐未工；看到夜深明月蝕，和香和夢共朦朧。」張大千對於梅花愛之護之，費盡了心思。有一次聽說百里之外有一處園林，種有極其名貴的垂絲海棠，甚至願意減衣縮食，求購數本為梅花作伴。

並有詩云：

典盡征衣更減糧，肯教辜負好時光；

聞道海棠方得聘，未春先為辦衣裳。

梅樹是落葉喬木，早春開花，齊已有詩云：「前村深雪裏，昨夜一枝開。」而「雪裏已知春信至，寒梅點點綴瓊枝。」都是說明梅花是春天的使者，當其凌霜傲雪，開滿了園中陌頭，大地跟着復甦，轉眼萬紫千紅的陽春美景便揭開了序幕。梅樹開花大別有紅、白兩種，紅者有深有淺，宛如胭脂，白者初開時微帶綠色，又稱「綠萼梅」。先開花後長葉，果實味酸，立夏後成熟；生者青色，謂之「青梅」，熟者黃色，謂之「黃梅」。張大千的梅花詩不計其數，例如：

「明月在天霜在地，看梅把卷立階除。」

「新來頗覺羈情苦，得似梅心一點酸。」

「祇有梅花開正好，一枝橫影入吟窗。」

「莫把胭脂全潑了，被人誤作武陵源。」

「行近柴門無犬吠，短牆一樹老梅花。」

都是膾炙人口的佳句。而最爲人所傳誦的，還是他的「環華菴種梅百本」詩：

老更栽梅願不違，要令繞屋盡芳菲；  
莫嗟幾度能相賞，既死孱魂化鶴歸。

綴玉苔杖乞百根，橫斜看到長成邨；

殷勤說與兒孫輩，識得梅花是國魂。

### 終於找到梅丘墓碑

梅花堅貞苦節，凌霜雪而彌勁，與中華民族不屈不撓，愈挫愈奮的精神相互輝映，張大千酷愛梅花，從而也可以窺見他熱愛國家的清操雅節。民國六十二年冬天，「環華菴」工程已經頗具規模了，爲了日夕賞梅，更在梅林的小丘上建一小亭，命名爲「聊可亭」，並序之云：

癸丑之冬，大千居士將建茅茨於環華菴西偏之小丘上，以爲臥月看梅之所。老妻力阻，予漫應曰：「聊復爾耳！」對曰：「古人六十不造屋，今君七十有五矣，猶增此非必不可少之亭子，可以已乎！」予聞而大笑曰：「正苦無佳名以名此亭，坡翁詩有云：『此亭聊可喜。』亭成當以『聊可』榜之，更書爾笑我言於亭柱，不亦韻事乎？」妻乃喟然而嘆：「吁嗟老奴，遽爾斯賴！」

在「聊可亭」中，自晨至暮欣賞環亭梅樹花開花落，心滿意得之餘，難免有「好花不常開，好景不常在」的淒涼情懷湧上心頭。已經是七十五歲的風燭殘年了，梅花雖好，究竟還有多少時日常伴一片香雪海

呢？想起蘇州金閶門外梅花盛開的景致，綿亙三十里，蔚爲奇觀，當年的遊伴，半已作古，不禁感喟交集。爲詩云：

金閶香雪三年住，水戶明珠幾輩情；

老子一生無恨事，衆香國許我長埋。

老死「環華菴」中，長埋梅花樹下的心意，已經躍然於字裏行間了；於是便千方百計尋找一塊能與梅花並美的墓碑，以作爲「獨自成千古，悠然寄一丘」的標幟。幾經尋覓，偶然在卡彌爾海濱發現了一塊巨石，上下尖削，成一「梭子」形狀，遠遠望去，恍如一幅臺灣地圖，彷彿與他有緣似的，一見如故，難以割捨，連夜雇工運回環華菴中，重達五千公斤的巨石，花了他上千的美金呢！

孔子名丘，按照清代雍正年間所定的避諱，「丘」字缺筆寫作「阝」形，張大千遂題了「梅丘」兩個大字，又請人精工刻鏤於巨石之上，並將此石豎立於梅林之中，看樣子他是準備在百年之後，「梅丘」之下便是他的埋骨之所了。

在「環華菴」中的一草一木、一桌一櫈都透露着中國風味，松、梅、竹、菊既是中國的傳統園林景致，而室內裝潢更是樸雅靜潔，油漆雕刻也完全是中國傳統的模樣。其他衣物器皿，也都是來自臺北及香港；更重要的是在「環華菴」中聽不到一句外國話，全家大小及往來賓客講的都是中國話。張大千曾說：「無論我兒女嫁娶任何國籍，都由他們自己選擇，但是有一件事，他們必須講中國話，不准嗚哩哇啦的打洋

腔，這樣子我是不准他們進門的啊！」

都說到過「環荳菴」一次，不啻是得到一次藝術洗禮，與大千居士一席話更勝讀十年書，至於品嚐名菜猶其餘事耳！

